


beng kui



山
崩
潰

黄
济
人

984

国·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32-3
210

5.5.78

beng kui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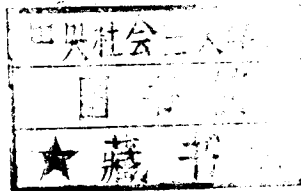
200100416

山 雨 濛

黄
济
人

1984

中国·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

崩 潰

黃 浩 人

責任編輯：張永如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長沙市展覽館路14號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數，217,000 印張，11 印數：1——179,000

統一書號，10109·1788 定價，(平裝)1.00元 (精裝)1.70元

杜聿明今天告诉我，说他获赦不久，周恩来总理宴请蒙哥马利时邀他作陪；席间，这位英国元帅问他：“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？”他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：“我都送给他了。”陈毅却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你没有这样大方，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！”

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段对话以后，杜聿明声明说：“这当然是说笑话。真正说来，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，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！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，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，就象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，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……”

——摘自采访日记



战车隆隆地驰过校阅台。

苏联九吨半坦克，罗通战车防御炮，英国六吨半威克斯战车，意大利二吨半非亚特战车，德国毫须装甲，朋斯柴油卡车，美国八缸福特卡车，哈雷十二马力摩托……

印有青天白日徽记的车身，在广西七月的阳光下，泛出一派灼人的青辉。站在校阅台上放眼望去，象是长着密密麻麻的蘑菇和野花的草原，缓缓地移动在漫漫沙丘之上，铺天盖地，遮云蔽日。

杜聿明肃穆的注目礼，持续到他的装甲兵团、辎重兵团、汽车兵团、搜索兵团、炮兵团、工兵团、骑兵团以及补充兵团的庞大而整齐的队列，消失在烟尘滚滚的尽头。

军乐声停息下来。

炮击声震响起来。

远山上废旧的坦克车群，瞬间被各路战车炮火的狂飙，席卷到九霄云外。在那冲天而起的烈焰与硝烟之中，飞落在山腰上的雨点似的残骸和弹片，激起了校阅台上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喊。

杜聿明放下望远镜，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。他才三十五岁，不到昏花的年龄。是黄沙中的云母碎片，在阳光下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环，还是他那镀着“克罗米”的银白色的领章，与镶嵌在上面的两颗星星交相辉映，产生出模模糊糊的叠影？

杜聿明的眼睛里滚动着泪花……

这曾经是他梦幻里的情景呵，该从哪一天说起呢？他的发黄了的笔记本记得，为了这一天，他是怎样以陆军机械化学校学员队少将队长之身，默默地走进教室，听取法国军事顾问讲解战车训练原理；他的磨破了的呢大衣记得，为了这一天，他是怎样以装甲兵团团长之身，悄悄地钻进坦克车底下，拆除而后安装各种机器部件。出任由装甲兵团扩编而成的陆军第二百师中将师长以后，他千方百计地要来了从德国军事学院毕业的邱清泉，作为自己的贴身将领；出任由第二百师扩编而成的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以后，他不遗余力地与苏联军事顾问合作，编写出《战车训练大纲》；他题在扉页上的“精益求精”四个大字，有效地成为全军将士的座右铭……

是的，自从他的老长官徐庭瑶考察欧洲军事回来，杜聿明接手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，已经有四个年头了。这是一条多么寂寞，又是多么漫长的路啊！有人说他的嘴唇变厚了，那是他很少说话的结果；有人说他的领章变薄了，那是他更多流汗的结果。

机械化部队的领章是银白色的。在国民党军队中，它不象步兵的红领章那样耀眼，不象骑兵的黄领章那样富贵，不象炮兵的蓝领章那样飘逸，不象工兵的白领章那样淡雅，当然，更不象辎重兵的黑领章那样厚重，但是，它却比任何领章的色彩更富有光泽。这正是杜聿明引以自慰和自豪的。每当他独自在军营外边漫步，踏着银白色的月光，心里便升起希望的太阳。

太阳当顶了。他沿着战车坚实的履印，登上了由新编第

十一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军军长这个用钢铁制造的宝座。而今天的课题是，在以蒋介石为校长的机械化学学校教育长徐庭瑶的面前，他能不能够显示出摧毁性的力量？

“杜军长！”徐庭瑶从校阅台当中的位置站起来，朝杜聿明招了招手，“你站过来，让我拉拉你的手……”

杜聿明吃惊地望着徐庭瑶。多少年来，这位于他有着知遇之恩的老长官，一直称呼着他的号——“光亭”。包括八年前的夏季，也是七月天气，他随国民党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开拔安徽，向红四方面军主力驻扎地进击。霍邱城下，第四师第十旅受挫败阵，徐庭瑶急令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杜聿明率部续攻。杜聿明督战前沿，全力出击，一举攻下城池。这次胜利挽回了第十二旅春季在湖北“剿匪”的败局，徐庭瑶除上报杜聿明为是役首功，由上校军阶晋升为少将而外，个人方面的表示也仅仅是在原来的称呼后面，加上一个不易觉察的尾音——“光亭吔”。而今的一声“杜军长”，徐庭瑶喊的这样呕心沥血，又喊的这样回肠荡气，杜聿明在百感交集的神情中，横添进几丝悲凉的气息。

徐庭瑶红着眼圈，凝望着蓝天底下的沙丘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：“现在我可以告白天下了。国家创建这支机械化部队，没有白花钱，我荐举了第五军军长，没有看错人！”

杜聿明心里一热，低着头，紧紧地拉住徐庭瑶的手，许久才说出话来：“徐教育长栽培之恩，聿明时时刻刻铭记肺腑，永生永世不敢相忘……”

徐庭瑶摇了摇头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有些事情过去我是

便对你说的。现在为国家办点事情真是难啊！第五军本来是一块生铁，需要人来炼就，可是有人却以为是一块肥肉，张口就想吃。我为什么前时要兼几天第五军军长，让你以副职督率全军？原因就是不要让他们把你吃掉了。现在我不担心了，他们啃不动你了。他们要骂人的，让他们骂好了，我是安徽人，你是陕西人，骂来骂去，量他们骂不出一个名堂来。”

杜聿明抬起头，神情庄重地说：“聿明整军经武，励精图治，旨在报效国家，为徐教育长争气。至于骚言杂语，于我倒有用处，就象汽油一样，可以成为我的动力！”

徐庭瑶仰面大笑，拍着杜聿明的肩膀说：“你的志气，我已经看到啦！我很少有今天这样高兴。回到重庆，一定把你的成绩告诉何部长，让他也高兴高兴！哦，对了，光亭军长，白部长不是说他下午要来么，你准备了什么精彩的节目？”

“由第二十二师演习手榴弹回掷法，就是把‘敌人’投掷过来的手榴弹，迅速拾起来往回掷，让它在‘敌人’那边爆炸！”

“这又是第五军的创造，很好！白部长是广西人，在他的家乡，你们要拿出第五军的特产来招待他。”

杜聿明微笑着，不再说话。徐庭瑶的意思，他是明白的，老实说，他又何尝不愿意让第五军的“手榴弹”，把桂系头目的威风击垮。可是那至少不是他现在的事情，刚才回答老长官的问话，他是脱口而出的。正是因为白崇禧的驾到，他才必须改变下午演习的项目。至于缘故，他当然心中有数，在这位有着“用兵如神”之誉的军训部部长面前，任何一个创

造性的演习项目，都是对他的尊严的挑衅。

这真是一对矛盾。一方面，杜聿明企望得到白崇禧朱笔下的高分；一方面，他又必须注视白崇禧筷子头的去向。这位军事委员会大员，该不会是为了吃肥肉来的吧？不过很难说，白崇禧虽然是回民，却是个假清真，更何况政治风云变幻无常，高深莫测。按照常理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怎么可能让桂系拿去！可是前不久，蒋介石的侄女蒋小姐，就偏偏在大红喜字下面，倒进了李宗仁的表亲韦先生的怀抱，明争暗斗的蒋桂双方，竟成礼尚往来的亲戚。真是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”，杜聿明走下校阅台的时候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冷噤。



蒋介石坐过的“自由”号飞机，于午餐前由重庆飞抵兴安。机场上，杜聿明弯曲着身腰，握了握白崇禧冷冰冰的手，把他迎进自己简陋的演习指挥所里。没有什么寒暄，杜聿明象副官那样，默默地站在一旁，待白崇禧擦脸、洗手、饮茶、更衣诸事就绪，便上前一步，把他送到方形餐桌的席首，然后请徐庭瑶坐在他的侧旁，自己寻了个对面的位置。

杜聿明在察颜观色。趁着刚刚端上来的菜肴冒着薄雾般的热气，他睁大双眼，把白崇禧看了一个仔仔细细。印象却是模糊的、茫然的。杜聿明不大看得起南方人的个子，但十分敬畏南方人的眼睛，就象白崇禧那样。不靠他笔挺的戎装，不靠他上将的领章，却靠他那对深邃的闪亮的眼睛，显示着

宰相出朝的威风，以及衣锦还乡的神气。

白崇禧朝杜聿明淡淡一笑，不紧不慢地举起筷子：“我走南闯北，踏遍天涯，总还是觉得广西地方好。陪都大雾沉迷，难见天日，哪里有这里水秀山青，人杰地灵！只可叹戡祸连年，外侮不断，我们广西人为了国家民族，不知流了多少血汗，不知留下多少孤儿寡妇……杜军长，现在第五军驻扎广西，得助于地方当局，受惠于千里沃土，你可得替我为庶民百姓着想啊！”

第五军结集全州、兴安一带练兵，已有数月之久，可是直到现在，杜聿明仍象不能适应这里潮湿的空气那样，适应不了这里的政治气候。去年年初的台儿庄之捷，竟得到广西各界节日般的欢呼，今年春季的演习大评比，第五军名列前茅，却得不到社会人士客套性的问候。杜聿明深知，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树，这里的叶，统统都是属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，只有他的第五军，才是属于蒋介石和何应钦的。于是，重重叠叠的山峦，如同桂系部队筑起的守卫本土的碉堡，而那弯弯曲曲的河流，就象是套在第五军脖子上的绳索。

然而，杜聿明善于将危机作为动力。为了让他的银白色的领章，在这里的山光水色之中显露出惹人眼目的光泽，他毫不吝惜地付出用以收买人心的钱财，连同与治军本身等量齐观的心力。所以，尽管白崇禧的开场白里，包含着派系之间的敌意，但是杜聿明以为，他的第五军业已开始了在广西境内的步、炮、车联合大演习，而且通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，将白崇禧如愿以偿地请到了这里，这就是他的一个了不起的

胜利。

杜聿明举起了筷子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本军是民众的军队，民众是本军的父老。‘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’，聿明再笨，也不会不悟出点道理来的。白部长光临本军，若是察知有骚扰地方之举，尽可将我军法从事！”

白崇禧笑了笑：“对于杜军长，我还是很放心的。听柯部长说过几回了……”

徐庭瑶打断白崇禧的话，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兴致勃勃地扭过头去：“白部长，去年秋天长沙‘焦土抗战’，湘潭遥炽，大有风声鹤唳、稍纵即逝之势，结果是杜军长当机立断，出动战车，密布街头巷尾，镇慑纵火抢劫暴徒，致使湘潭全城生灵免遭涂炭之灾，当地人士筑‘聿明路’以示不忘哩！”

白崇禧眼睛仍然对着餐桌对面：“杜军长，你在湘潭担任什么职务？”

杜聿明不解其意地回答说：“第二百师师长，同时兼任湘潭警备司令。”

白崇禧又笑了笑：“嗯，很好，很好。关于军人的晋升，我个人历来主张：战时靠战功，平时靠练兵。可是现在全国军队在人事上的漏洞太多了，我是看不下去的。听说第五军的人事还比较公开，所以我就来了……”

随着笑容在白崇禧的眼角消失，杜聿明的眉梢升起了如释重负的笑意：军训部长不是为吃肉来的，是为挑刺来的，虽然不能放松“来者不善”的警惕，但是比起先前的忧虑来，又无须“如临大敌”。餐桌上的鱼，条条都有刺，现在就看他

的筷子伸向哪一条了。

“杜军长，”白崇禧停止了咀嚼，眯着眼睛问，“你当第二百师师长的时候，副师长是谁？”

“邱清泉。”

“这个人我知道。浙江人，黄埔二期学生，带兵打仗都是不错的。现在第二百师师长是谁？”

“戴安澜。”

“黄埔学生吗？”

“三期的。”

“哪里人？”

“安徽人。”

白崇禧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不再发问。他的眼珠慢慢地滑动到眼角，目光象探照灯那样掠过徐庭瑶的面部。隔了一阵，他才望着杜聿明，懒洋洋地问：“那么邱清泉呢？”

“出任第二十二师师长。”

白崇禧没有作声。他象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，摸着下巴，望着壁头上的地图出神。

徐庭瑶面带温色，起身离开座位，绕着身后的沙盘走了一圈，然后直端端地走到白崇禧面前，不无激动地说：

“人事方面的事情，不错，很难做到半斤八两，但是总还得有一把秤。拿秤来秤什么呢？我同意白部长刚才说的，要秤一秤爱民之心。邱师长和戴师长，各有所短，各有所长。邱师长资历深些，又留过洋，却因此而骄横。蒋委员长亲口对我说过，对邱清泉要从严磨练，戴师长资历稍浅，但因此

而虚心。抗战以来，他著有三本小册子，一曰《自讼》，一曰《磨励集》，一曰《痛苦的回忆》，满纸血泪，一腔忧国忧民之心，读起来真教人撕心裂肺……”

白崇禧待徐庭瑶把话全部说完，看了看对方通红的眼圈，象拍着惊堂木似地大叫起来：“第五军竟有这样的人才！快请他来这里见见面！”

戴安澜进来了。他的室内军礼竟促使军训部长就地起立。入座自然是更不敢的，他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。

白崇禧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刚才听徐教育长说，前几天第五军京剧团在全州、兴安两地为老百姓公演，戴师长，你是不是演过《空城计》里的孔明？”

戴安澜胀红着脸说：“我是在瞎凑热闹。”

“怎么会是瞎凑热闹？”白崇禧看了一眼徐庭瑶，又看了一眼杜聿明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你们都知道的，有人称我为小诸葛。其实呀，依我看，谁懂得爱护老百姓，谁就是大诸葛！”

杜聿明站起身，猛烈地鼓起掌来。上午在校阅台上，他没有鼓掌，因为那不是自己为自己庆贺的时刻。现在这个时刻来到了，杜聿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借着白崇禧起身向他点头致意的机会，大踏步朝前迈去，紧靠在白崇禧身旁，让他的随军记者拍下这美好的一瞬。

镜头里面，他看见火红的阳光透过淡蓝的窗帘，抚摸般地照射在他的银白色的领章上，那领章上面的两颗金星，一颗象太阳，一颗象月亮恒久地镶嵌在他的晴朗的上空，静悄悄地发亮发光……

电话铃急促地响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来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那幢深灰色大楼的声音，不紧不慢地对杜聿明说：“委员长已任命俞济时为第五军军长，公文两日内可达……”



五雷轰顶的闪电已经消失，屋内还游荡着梦坠云空的残丝，杜聿明一个人呆在指挥所里，昏昏欲睡，醉眼迷离。

炮声与蛙声的交响，蘑菇与野花的叠合，餐桌与沙盘的对称，太阳与月亮的照应……杜聿明感到他失去的东西，真是太多太多了；人世间给他留下的，是屋外那片刺耳的蝉鸣，连同窗帘上晃动着的那垂垂的柳条的阴影。

杜聿明已经记不起他是怎样放下话筒的了；他只记得，当时有一股力，强烈的对抗性的力，把他的情绪原封不动地弹了回去，从而逼迫他舒展眉头、高挂笑容，象一个报喜的传令兵那样，口齿清楚地向上峰传达了最高统帅的命令。

白崇禧当时也吃了一惊，不过他很快就靠在餐椅上，依旧是那副懒洋洋的神情：“那怎么行呢？夏季阅兵刚刚开始，就发生这种事情，国家大事还比不上要把戏！再说万一有必要变动人事，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呀，要不然军事委员会设什么三部八厅呢……”

徐庭瑶显然被重庆的命令激怒了；他猛地站起身来，蠕动着嘴唇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。几分钟以后，他离开座位，

径直走到衣架下面，取了军帽，挎上图囊，然后朝着门外走去。直到杜聿明红着眼眶叫了一声“徐教育长”，他才停步，回过头来：

“我到重庆见委员长去！”

“那也好，你稍等一下。”白崇禧向徐庭瑶招招手，“我写一封信，你带呈委座，请他千万收回成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呵！”

徐庭瑶走了。戴安澜送他去全州还没有回来。白崇禧正在隔壁午睡，不时传来轻微的鼾声。只有杜聿明原地未动，坐在方形餐桌的侧旁，托着圆圆的脸腮，远远地望着那部电话机发愣。

电话是军令部打来的。

杜聿明突然想起，去年保卫武汉战役之前，他也象今天这样，直接收到过军令部的电话。电话说，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开始，军令部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把第二百师放在武昌小洪山背后，作狙击日军用，希望该师做好准备，待命出发。

杜聿明回话说：“战车作战有生地和死地的讲究。如果将国家仅有的战车，用于崇山峻岭之间，势必要造成机械化部队全军覆没的危险，请考虑另选使用地区。”

军令部的话筒“砰”地一声放下了。

事过不久，杜聿明听徐庭瑶说，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最高国防会上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，当着蒋介石和何应钦的面，拍了桌子：

“国家建设机械化部队，花了多少钞票！养兵千日，用在

一时嘛。此处不能用，彼处不能用，究竟有何用？”

于是，一年以后，第五军演习指挥所里“吱吱”的电话铃声，应该是军令部上次电话的回响。这样想时，杜聿明似乎在茫茫的雾都，找到了匕首一般的电线杆，看见了绞绳一般的电话线，只要能够推倒，只要能够割断，他愿意豁出命来干！

杜聿明从腮边放下双手，轻轻摇了摇头。事情是明摆着的：打电话的是军令部，下命令的却是蒋介石啊。

壁头高挂着这位国民党领袖的巨幅照片。和军用地图一样，杜聿明走到哪里，就把照片挂到哪里，当过他的副官的人都晓得，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。国民党文武百官中，趋炎附势者有，慑于淫威者有，但是杜聿明不同，为了对蒋介石的爱，他险些丢了性命。

那是宁汉分裂时期的事情。“四·一二”事变之后，武汉各革命团体在阅马场举行“讨蒋大会”。在此起彼伏的“打倒蒋介石！”的口号声中，杜聿明蜷缩在会场角落，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第三连连长的身份，煽动他的士兵陆续退场。结果，当他自己回到学兵团驻地南湖的时候，却被恭候在那里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囚车带走了。

杜聿明在牢房里心神不定地呆了两个多月，就在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，已经打到离武昌城只有三十里的纸坊镇那天，他的一个部下混进监狱对他说：“明天早晨将要处决全部犯人。”当天傍晚，杜聿明果然领到一份有酒有肉的“死饭”。再不逃跑就完啦！他慌忙拿过部下

送来的螺丝刀，把铁窗上的一根栅栏上下凿空，取下栅栏。纵身跃上窗户，轻轻探出头去：窗外是一块荒土，窗户距离地面充其量只有三米，但是，墙根下面有一个岗哨，横挎着步枪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杜聿明松手滑下身子，瘫倒在床沿，发出绝望的呻吟。三更时分，他突然听见一种类似虎啸的声音，惊恐之中，回首铁窗，只见方才还是繁星闪烁的夏夜，瞬间就变作泼墨如洗的云空。啊，那是雷鸣！尽管来自远山，而且十分低沉。

杜聿明慌忙翻身下床，对着窗外，打拱作揖，然后退了一步，双腿跪倒在地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国父啊国父，倘若先生有在天之灵，务请保佑我一场倾盆大雨！”

雷声由远而近，愈来愈响，不一会儿，果然是雷鸣电闪，暴风骤雨。杜聿明喜出望外，翻出铁窗，跳下高墙，踉踉跄跄直奔汉口，在部下家中小住数日，侦知缉逃之风已过，便化装成商人模样，离汉赴宁，顺水而去……

十多年的事情了。杜聿明痛定思痛，追昔抚今，忍不住一阵寒心！是江水冰凉的浪花，冲垮了他的堤岸，还是蒋介石冷酷的目光，正对着他的眼睛？杜聿明凝望着墙上的照片，恍惚间似乎听见一个浙江人的声音。

邱清泉进来了，风尘仆仆的，脚步踏得很重，但是语调放得很轻：“军座，我这是第三声报告啦！”

杜聿明微微一愣，稍稍欠了欠身子，伸手请邱清泉在自己对面入座：“邱师长不在阵地上准备准备，现在回来做什么？等一会校阅第二十二师，白部长也要去的。”